

廣西愛滋病疫情程度已位列中國前三，即便到今天，愛滋病人依然會受到各種歧視。然而在恐懼和生命面前，廣西南寧市第四人民醫院愛滋病科的護士長杜麗群選擇平等地對待每一個生命，十三年來一直奮戰在抗“愛”一線，用責任和愛為身處絕望與黑暗的病患播撒“絕地陽光”。從事傳染病護理工作34年，先後榮獲過白求恩獎章、南丁格爾獎章的她曾表示，“為生命站崗是我的承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廣西報道

白衣天使杜麗群：

與愛同行十三載 承諾為生命站崗

清創消毒擦洗腐肉 心繫病患不離不棄

“假如現在每個人腦門上都有一個健康標識，而恰巧有一天一個人不小心掉進了死井無法自救，這時一個帶着愛滋病標識的人路過願意施以援手，你說井裡的人會放棄求生機會嗎？如果反過來是一個愛滋病標識的人倒在路旁，生命垂危，你認為周圍的人又會是什麼態度呢？”坐在記者對面的杜麗群，反問了一句。身着白大褂的她，看上去爽朗而幹練。

未與家人商量 加入科室籌建

2005年，隨着廣西愛滋病防疫工作形勢日益嚴峻，廣西官方有意在南寧市第四人民醫院成立全區首個愛滋病科，接到這個通知時，杜麗群正好是結核病科的護士長。即便到了21世紀的今天，對於經濟相對落後的廣西來說，愛滋病仍然是一個人人談起而避之不及的“恐怖瘟疫”，愛滋病科室成立的消息傳開，整個醫院卻沒有人願意加入。

在一次聊天中，院領導和杜麗群談及愛滋病科室的籌建準備工作，她當場便接下了這個旁人眼裡的“艱巨任務”。“我可以擔任新科室的護士長。”杜麗群回憶起自己13年前的這個決定時說，當時自己根本沒來得及多想，甚至沒來得及和愛人、家人商量，“或許很多人眼裡覺得這是莫大的勇氣，然而這是我自然而然認為應該擔負的工作職責。”原來早在2000年杜麗群去北京學習時，看到北京醫院對愛滋病人的關懷和治療，她內心就一直記

病患毒癮發作 不懼危險勸解

“給我打針，要不然我就拿針扎你們，讓你們全都感染上愛滋。”病患阿強（化名）毒癮犯了，從口袋掏出針筒，對着杜麗群叫囂着。出於本能，杜麗群倉皇地跑出了治療室，然而跑到一半的她強迫自己鎮定下來，並返回治療室。為了穩定阿強的情緒，杜麗群先給阿強打了一針，然後開始耐心勸解阿強接受美沙酮替代治療戒除毒癮。情緒穩定後的阿強也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在杜麗群和其妻子的勸說下接受了戒毒治療。

掛着在廣西確診後便淪為“三不管”的愛滋病患者。

走進社區村落 開展宣傳活動

不少愛滋病患者都會伴有不同程度的皮膚病，“最難的就是護理皮膚長滿水皰、大面積潰爛的病人。”說到這裡，讓杜麗群回憶起2005年自己剛到愛滋病科時遇到的病患小馬。

科室接到小馬時，他全身長滿水皰，最大的皰疹直徑達十幾厘米，稍有不慎碰到便會破裂、滲液、潰爛，皮膚黏在床單上，惡臭陣陣。不說科室裡年輕的護士不願去護理，連小馬的家人也十分嫌棄。這時，只有杜麗群接下這個別人眼裡的“爛攤子”，她細心地幫小馬清創消毒，擦洗腐肉，血水濺到她身上，她都毫不在乎，一幹就是兩個小時。“其實我有時候也會被惡臭熏得受不了，這時候我就到病房外透透氣，緩過勁了再回去繼續護理。”

雖然回憶起這件事杜麗群說得風輕雲淡，但當小馬再次談起這件事仍忍不住感動得落淚。“那時候，我知道大家都嫌棄我，不願意和我接觸。其實連我自己都嫌棄自己，沒想到杜護士長不但不嫌棄我，還每天都過來幫我整理頭髮、衣服、病床，簡直比我的親人還親，因為她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氣。”他說。

如今，病情得到控制的小馬成為了杜麗群防愛義工服務隊中的一員，和其他義工一起走進社區、走進村落，開展一場又一場愛滋病防治宣傳和義診活動。

據杜麗群介紹，在廣西感染愛滋病的病患中，其中約有一半是由於靜脈注射毒品而感染的，再加上患病後不少人本來情緒就不穩定，所以處理各種醫患危機也成了她的工作之一。“不少患者一說到病情就想到死亡，心理壓力很大，很需要鼓勵；另外還有相當部分患者遭到了親友的‘拋棄’，十分需要關懷。”她不僅用“妙手”護理了上萬人次愛滋病患者的身體，還用“仁心”小心呵護每一位病患的心靈創傷。



杜麗群正在為病患做靜脈注射。受訪者供圖

黨的十九次期間，她身着一身鮮紅色壯族傳統服裝在“黨代表通道”接受採訪。資料圖片

“有杜姐在，我們心裡就有底”

“杜姐，我被針頭扎到了，怎麼辦，可怎麼辦呀！”2006年的除夕夜，參加工作不到一年的年輕護士韋寶綿——同事們都叫她阿寶，給杜麗群打來電話。

“我被針扎到了，我會不會被傳染呀？我會不會變成愛滋病人？我會不會死掉？我還這麼年輕，才21歲，我不想死，不想死啊！”阿寶在電話這頭歇斯底里地哭了起來，彼時正在回江西老家過年路上的杜麗群立刻趕回了醫院。在她的安撫下，阿寶情緒逐漸穩定並服下了抗病毒藥。阿寶服藥滿一個月檢查了一次，

三個月、六個月也檢查了，結果HIV病毒都呈陰性，大家終於鬆了一口氣。

當問及阿寶為什麼第一時間找的是杜護士長時，阿寶說：“因為我們都把杜護士長當媽媽。她像媽媽一樣關心我們，所以我們有什麼事，也喜歡找她聊，向她討主意，何況遇到這麼大的事。”

在愛滋病科，杜麗群對於護士們來說就是“頂樑柱”和“定海神針”，“有杜姐在，我們心裡就有底”。

雖然在生活中杜麗群如“慈母”般地關心每一位同事，但在工作中她的要求也是出了名的嚴格。科室的護士蒙春深說：“杜護士長對我們工作的要求甚至細緻到語言上。”原來，為了方便與一些知識水平較低的患者，或者是一些來自較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的患者溝通，杜麗群為護士們定了一個不成文的“規矩”：要學會講南寧白話，鼓勵學習壯語、桂柳話等在廣西較多地區使用的地方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杜護士長教導我們，語言溝通不暢在客觀上會造成患者就醫不便，如果能用他們熟悉的方言去交流，不僅有利於溝通病情，還能拉近與他們心靈的距離，所以我們也很願意學習方言。”蒙春深說道。



杜麗群獲得了無數的榮譽。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